

大一統

元至元十三年紀事

史衛民 著

目錄

新版序言……8

作者序……30

楔子……32

第一章 北喜南憂

正月初一 大都

忽必烈舉行隆重的元正受朝儀式……36

正月初一 潭州

元軍克城，南宋守將李芾全家自盡……50

正月初一 臨安

南宋君臣求和不成，元軍兵臨城下……56

正月初一 吐蕃算木多

大元帝師八思巴遙祝忽必烈早成一統大業……65

正月初一 大都大明殿

元宮廷舉辦氣派非凡的「詐馬宴」……70

第二章 江南易主

正月十八日 臨安

宋室降元，向元軍獻出傳國玉璽……78

二月十一日 臨安

元軍入城，着手建立新秩序……86

二月至三月 原南宋轄地

部分南宋軍隊拒不投降，堅持抵抗……92

第三章 武功與文治

二月二十五日 大都

忽必烈離開大都城，北上避暑……100

正月至二月 沙州

西北蒙古宗王禾忽叛亂，被迅速平定……108

正月至二月 善闡

賽典赤在雲南提倡「文治」，初見成效……116

第四章 北上與南下

三月至四月 臨安至上都

亡宋君臣在元軍押解下，從詔北上……124

三月二十四日 通州

文天祥等歷盡千辛萬苦，逃脫虎口……132

三月至四月 臨安

為維護統治，元廷實施一系列禁令……137

四月十八日 江西龍虎山

道教正一道天師張宗演應召北上……142

目錄

第五章 國破傷心時

五月初一至初二 上都

亡宋君臣向元太廟禮拜，朝見忽必烈……148

五月初一 福州

逃亡中的南宋益王趙昰登極，改元「景炎」……161

第六章 興學與修曆

六月初六 大都

太學生上疏建議加強儒學教育……166

六月十一日 大都

規模空前的修曆、測天活動投入運作……175

六月十五日 大都

忽必烈下令設局修史……181

第七章 正氣歌

八月十三日 揚州

元軍處決南宋守將，淮東戰火熄滅……188

六月至八月 四川

宋軍反攻，解重慶之圍……192

八月初七 大都

忽必烈下令征討西北叛王……196

十一月十五日 福州

南宋幼帝登舟入海，小朝廷漂泊海上……201

第八章 大一統

十二月三十日 大都

忽必烈免除江南苛捐雜稅，並大賞群臣……212

尾 聲 大一統後的隱憂……222

附錄一：南宋世系表……237

附錄二：元朝世系表……238

附錄三：至元十三年 宋元主要高級官員小傳……239

主要參考文獻……253

新版序言

1994年10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大一統——元至元十三年紀事》，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推出新版，首先需要對助成該書再版的何曉濤、沈山、林榛等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大一統——元至元十三年紀事》的寫作始於1990年6月，初稿於1990年10月完成，筆者隨即前往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一年有餘，期間對初稿做了多次修改，並加入了附錄的內容。1992年2月至5月，根據出版社的意見，對書稿做了全面的修改。1993年和1994年，在處理校樣時，又有一些重大的改動。儘管是一本小書，但作為即景式的歷史著作，筆者在初次嘗試中對於如何拿捏分寸還是頗費了些心思，好在有不少好友的幫助，使該書能夠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

《大一統——元至元十三年紀事》出版後不久，筆者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轉到政治學研究所，不得不暫時放下歷史學的研究，專心於政治學領域的問題。其後雖然參與了一些元史研究著作的寫作，不過都是為了完成所承擔的項目，不再奢求在元史研究方面有新的拓展。由此，對於本書的再版，筆者希望的是保持原版的風貌，只校正了原版的一些錯字，對主要參考文獻略作修改，正文和附錄都沒有改動。

為了使再版有一點新意，或者說對原版略作補充，筆者認為

有必要對元朝時期的人如何認識大一統，做出進一步的說明，主要是介紹六種類型的大一統論點。

一、學理型的大一統論點

學理型的大一統論點，着重於國家統一的理論解釋，以儒家學說闡釋大一統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延續性，使大一統能夠成為世人尤其是當政者可以理解、接受和使用的重要政治觀念和政治理想。由於理學已經盛行於南方和北方，闡釋學理型大一統論點的主要是當時的理學學者。

北方的理學宗師許衡，按照儒學先師孔子的說法，指出國家的統一與治亂有密切的關係。他特別對弟子強調：「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①所謂德性用事，就是以德治國，與恃才傲物的率意行事截然不同，因為後者所帶來的不會是天下統一，只能是天下大亂。

北方理學學者郝經也認為統一與治亂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區分了取國與治國的三種情況：一是取之以道，治之以道，可以保持長久的統一；二是取不道，治之以道，只能有限度地維繫統一；三是取與治都不以道，則隨得隨失，難以實現真正的統一。^②所謂的道，就是儒家所強調的「治道」或「致治之道」。

尤為重要的是，郝經在理學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完整的「大

① 許衡：《語錄下》，《魯齋遺書》卷二。

② 郝經：《思治論》，《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八。

一統說」，強調了對大一統的四點認識。

一是大一統需要順勢而為。天下之勢均本於理，南北儘管分裂，但其義自存，只有認清了已定之理和自存之義，才能把握變幻不定的勢。由此，對於國家的統一，不能急於求成，只能順勢而為。

二是天下利於合而不利於分。天下的歸屬可以分為三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聖人在位的大一統，第二種形態是有待恢復的弱國，第三種形態是天下分裂。大一統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所以郝經不僅指出「夫天下之禍，始於天下之不一」，還特別強調了「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的觀點。

三是以北統南是必然趨勢。郝經認同歷代王朝由北向南都可以達到統一的目標、由南向北難以實現統一的論點。他不僅列舉了歷次統一的實例，還特別強調這樣的統一趨勢有氣理方面的依據：北方所具有的是武強的氣勢，南方所具有的是文弱的氣勢，並由此形成了北併南而不是南併北的定理。郝經沒有看到明朝以南併北的統一，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奇怪。

四是大一統重在以義取天下。郝經指出：「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但是依據取天下與治天下的關係，可以看到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無意於取，而有意於治。第二種情況是有意於取，有意於治。第三種情況是雖然有意於取和有意於治，但不知取與治為何物。元朝的統一，應該屬於有意於取並有意於治的第二種情況。由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統一所依託的應該是文治而不是武力，因為「以智力勝人者，人亦以智力勝之矣。以義勝人者，天下無敵也」。為此，郝經特別強調了綱紀禮義對大一統的關鍵性作用：「蓋天下之勢，必一

方之綱紀禮義立，天命之，人歸之，而後天下一；此善於彼，而後天下一。」^①「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下雖亡，元氣未嘗亡也。故能舉綱紀禮義者，能一天下者也；不能舉綱紀禮義者，安於偏而苟且者也。」^①

從郝經的論述不難看出，在國家統一的方式上，他更看重的顯然是依賴於文治的「文統」，而不是只倚仗軍事實力的「武統」。

與許衡和郝經有所不同的是，另一位北方理學學者劉因更注重的是國家統一的條件是否已經具備。為掃除世人對蒙古人的疑懼，他不僅明確指出中國早已被聖人之教所教化，還特別強調了元滅南宋統一全國，得利於以下五大要素：一是從道義上講，「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眾，彼無義而小」；二是從軍事上講，「彼江塞之地，盤互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三是從鬥志上講，「彼持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將惰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疏」；四是從人心上講，「彼荆鄂之民，舊經剪伐，久痛瘡痍；見旃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五是從天命和大勢上講，「彼留我奉使，仇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有年矣；今天將啟，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②按照這樣的說法，南宋顯然難以依據長江天險維持南北對峙的格局，中國走向統一已經是難以抗拒的潮流。全國統一之後，劉因又強調：「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

① 郝經：《思治論》《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八、卷三八、卷三九。

② 劉因：《渡江賦》，《劉文靖公文集》卷一。

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①興利除弊是維繫統一的重要做法，如本書正文所述，元廷在這方面確實有過一些重要的作為。元朝中後期，南方的理學學者也對大一統作了理論性的解釋，尤其應該重視的是吳澄和許謙的論點。

對於空前的大一統，吳澄沒有採用通用的「車同軌，書同文」的說法，而是明確指出元朝帶來的是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的統一：「自古一統之世，車必同軌，書必同文，行必同倫。今則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軌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國土各有俗，不必同倫也。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而一統之大，未有如今日。」^②元朝通行多種文字，並且對各族採用因俗而治的方法，吳澄的說法不無道理，因為他所陳述的恰是與以前大一統不同的現狀，並且道出了新大一統的特徵所在。

許謙則強調了兩種可以穩定大一統的政治狀態。一是實行郡縣制，「一為統天下為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今世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為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二是當政者不嗜殺，「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睠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③元朝的大一統，確實包含了這兩種狀態。

更有意思的是，儒臣許有壬在元朝後期對大一統又有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可引述於下。

① 劉因：《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劉文靖公文集》卷一七。

② 吳澄：《送蕭九成北上序》，《吳文正公集》卷二六。

③ 許謙：《讀四書叢說》卷三；《擬古戰場賦》，《白雲集》卷二。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誦，叛服有通塞，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之地為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於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為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則實協於名矣。^①

人們論說元朝的大一統，重點強調的是統一區域超越了漢、唐，許有壬則明確指出漢、唐等王朝的統一，內部都存在着未能統一的因素，所以「名浮於實」，只有元朝不存在未被統一之處，因此達到了名實相符的大一統標準。

二、讚頌型的大一統論點

統一大業完成，自然需要讚頌，並且主要體現為臣僚對君主的讚頌。歌功頌德當然少不了奉承皇帝的詞句，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其所起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使大一統深入人心，成為多數人認同的觀念。

本書第五章記述了至元十三年五月初一，亡宋君臣向元廷太廟禮拜的情況，可以略作補充的是，忽必烈在由王磐代為起草的《江南平告太廟祝文》中，特別強調了「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

① 許有壬：《大一統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儒臣耶律鑄也在《凱歌樂詞九首》中讚道：「幸值聖明臨御日，更逢文軌混同時。升熏天地神功頌，潤色光天統業辭。」書軌混同或者文軌混同，以及各族人的臣服，是世人普遍認可的大一統標誌，自然成為讚頌的主要內容。吳澄所說的車不同軌、書不同文，只是元朝中期才出現的一家之言，並沒有影響世人對車同軌、書同文等的讚頌。

朝臣徐世隆和胡祗遹呈給忽必烈的平江南賀表，呈現的是對大一統的更完整讚頌，可轉錄於下。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遣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之量，絕無凌弱之心。弗圖島夷，輟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蠹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蕲黃面縛，江池心歸。鐵甕之堅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偽將悉朝於闕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效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①

① 徐世隆：《東昌路賀平宋表》，《國朝文類》卷一六。

天命大一統，可能交質為鄭周；帝業不偏安，豈以長江限南北。顧茲孱宋，得自偽周。失位中天，偷生炎海。以寢微而寢滅，尚自大以自尊。不畏天威，不歸王政。少發雷霆以震怒，奚有蠻荒之爨芳。憫念生民，不忍兵取。遣信使以溫諭，賜詩書以優容。迷心累卵之危，恃險一舫之水。久留我命，毒我邊氓，誘我叛亡，竊我疆土。事至於此，兵不能已。而命將出師，以順討逆。摧枯拉朽，破竹燎毛。小人漿食進於壺箠，君子玄黃實於筐篚。不下益州之鬥艦，坐受石城之降幡。萬世峻功，普天同慶。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順天應人，眾皆曰可而行，兵不得已而用。越湯武之不殺，躋堯舜之至仁。德高百代之前，恩漸四海之表。非平吳平陳可比，視格苗格越而益雄。盡地之維，邁古昔區域之廣；際天所覆，無日星雨露之偏。聖祚無疆，上天永眷。有生萬類，同我太平。臣某等叨列外台，賀達陞禮。鼓舞餘樂，倍百恆情。^①

徐世隆和胡祗遹都概述了忽必烈滅宋統一全國的過程，而「四海會同」「海內一家」「混一」等，都是「大一統」或「統一」的同義詞。略有不同的是，徐世隆的賀表強調的是大一統乃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所以滅宋戰爭進行得相當順利；胡祗遹的賀表強調的是大一統乃天命所繫，興師南伐所代表的是以順討逆，其結果就是實現了超越前代的大一統。尤為重要的是，這兩篇賀表都指出

① 胡祗遹：《平江南賀表》，《紫山大全集》卷一四。

了在統一進程中忽必烈所具有的兼愛或至仁之心，指明了在聲勢浩大的「武統」中，實則蘊涵着「文統」的真諦。

來自江南的人，也表達了對大一統的讚頌。江南儒士陳孚曾向忽必烈呈獻《大一統賦》，儘管該賦的原文已經散失，但是在陳孚的其他詩作中不乏讚頌南北統一的詞句，如「乾坤一統自此始，坐見北極朝衣冠」和「帝德堯同大，山河共一天」等。^①原南宋進士方回也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給朝廷的賀表中對大一統頗加讚頌：「河清而聖人生，一統定九圍之域。」「聖神武文，混合南北。仁義禮智，整齊乾坤。」「自四海一家之後，皆五風十雨之時。車書同而文物興，鋒鏑銷而生齒富。」^②以字畫聞名於當時的南宋宗室後裔趙孟頫則全面肯定了忽必烈的大一統和文治功績：「東海西山壯帝居，南船北馬聚皇都。一時人物從天降，萬里車書自古無。秦漢縱強多霸略，晉唐雖美乏雄圖。經天緯地規模遠，代代神孫仰聖謨。」^③就連江南的道士杜道堅，也有了「皇元啟運，華夷混一，文同軌會」的讚頌，並特別強調了「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的看法。^④需要說明的是，讚頌大一統的南人，往往亦具有強烈的故國情結，既有對過去的回顧，也有對現實的認可，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關係。

① 陳孚：《陽羅堡歌》《交趾朝地驛即事》，《陳剛中詩集》卷二。

② 方回：《崇壽節賀表》《平瓜哇露布》，《桐江集》卷五。

③ 趙孟頫：《欽頌世祖皇帝聖德詩》，《松雪齋文集》卷四。

④ 杜道堅：《文子續義》卷九。

三、符號型的大一統論點

元朝中後期，大一統已經成為當政者經常使用的重要符號，所要昭示的，就是君主承繼國家一統事業的政治正當性。忽必烈之後的元朝皇帝，在詔書中往往有專門針對大一統的表述，如元武宗的《至大改元詔》所稱：「仰惟祖宗應天撫運，肇啟疆宇，華夏一統，罔不率從。」元英宗的即位詔書明確表示：「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元文宗則在兩次即位詔書中都強調了大一統的重要作用：「洪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區宇，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①朕惟昔上天啟我太祖皇帝肇造帝業，列聖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統，即建儲貳。」元順帝也在即位詔書中強調：「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於天，肇造區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備。」詔書的用詞儘管有所不同，但是以大一統為重要的政治符號，其用意是相同的。

亦有皇帝明確表示了維繫大一統的不易。如元仁宗曾向臣僚說道：「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恆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①泰定帝也曾表示：「朕自即位以來，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期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祗懼。」^②也就是說，承繼和發展忽必烈所開創的大一統局面，已經被後來的皇帝視為重要的政治責任。

朝廷大臣則為大一統的政治符號加上了其他的符號。如元朝

① 《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

②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

後期的名臣虞集為大一統增加的是「立制」符號：「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與，列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①另一位名臣蘇天爵為大一統增加的則是「治平」符號：「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統，選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澤，普洽群生。列聖相繼，保守治平。」^②之所以增加這些符號，就是希望忽必烈的後繼者能夠珍惜和保護大一統的成果，並使世人能夠更全面了解大一統的含義。

四、時務型的大一統論點

時務型的大一統論點以實用主義的視角，重點闡釋大一統所帶來的重大變化，尤其是大一統帶來的各種好處，以及大一統後應特別關注的朝政問題。這樣的論點也具有讚頌的成分，但是與純粹的讚頌論點相比，更注重的是大一統的實效，而不僅僅是書同文、車同軌等虛飾之詞。有元一代，時務型的大一統論點頗多，此處只列舉十種具有代表性的論點。

一是仁政說。大一統後要實行仁政，是儒者的殷切期望，如活躍於元朝中期的江南理學學者戴表元，就特別強調了在大一統的條件下，講究仁政能使百姓親身體會到太平治世所帶來的各種好處：「洪惟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橐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緩獄，而天下頌其平。惟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陞。故詔書每下，斥鹵之氓，巖穴之叟，投繯植耒，

① 虞集：《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道園學古錄》卷五。

② 蘇天爵：《請保養聖躬》，《滋溪文稿》卷二六。

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① 皇帝詔書中所稱的仁政，並不代表全國已經普遍實行了仁政，但作為儒者，為仁政鼓而呼，應該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是無為說。有人認為只有無為而治，才能保住大一統的成果。活躍於元朝中期的另一位江南理學學者任士林，所持的就是這樣的論點。他對論點的具體論述是：「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殺一天下，故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樸之民；以慈儉無為理天下，故天地欣合，藹然清靜之治，寧一之風。」^② 無為是道家的思想，但是不少理學學者藉此來反對唯利是圖的亂作為，亦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表述。

三是守成說。維繫大一統的局面，可能更需要的是善於政治守成的君主。北方的儒臣王惲在元成宗即位後即明確指出有統一君主和守成君主的區別：「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道而為理者，守成之君也。」善於政治守成的君主，就是能夠在大一統的政治環境下倡導仁愛之政：「天以至仁生萬物，人君代天理物，故當以仁愛為主。國家自太祖肇造區夏，至於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謂至矣。今陛下繼體守文，如周成康措世於安寧，漢文景注意於休息，中外顒望，正在今日。所謂子愛實惠，不出於息兵、省刑、薄斂而已。」^③ 需要注意的是，從廣義上說忽必烈以後的歷位元朝皇帝都是守成君主，所以王惲的說法，對各位皇帝都適用。

① 戴表元：《仁壽殿記》，《剡源集》卷一。

② 任士林：《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松鄉集》卷一；亦可參見本書《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③ 王惲：《元貞守成事鑑一十三篇》，《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四是利民說。大一統有利於全國的民眾，朝廷如果全方位講究養民之道，更會給民眾帶來各種好處。自稱為「布衣」的北方儒士趙天麟就曾在給皇帝的上書中強調了「乾坤蓋載之區，莫非吾之民也」和「一統之運，形勢在民」，由此國家既要注重息民之務，也要注重養民之道。前者主要是息兵戈，後者主要是限田產和均賦稅，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大一統下的民富國強。^①江南人葉知本則在給元仁宗的上書中指出：「今天下一統，四海息兵，無宿師轉餉之費。萬邦貢賦，俱入王府，無用度不足之憂。而為政者但思今日增鹽額，明日增鹽價，必欲困竭江南之民財，斫喪國家之根本，臣不知其用心何如也。」^②葉知本的上言，顯然是從另一角度提出了大一統後的利民要求。

五是尊儒說。尊崇儒學，崇尚教化，是儒者對大一統之後的重要政治訴求。如北方儒臣王構所言：「皇元既一天下，罷屯戍，藝桑麻，民不執戈，野無曠土。比歲以來，為州牧者體聖朝崇儒重道之意，敦崇教化。」^③身為隱士的前南宋進士舒岳祥也指出：「自古一統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術者也。」^④在儒者看來，尊儒重教是文治的一個重要標誌，自然容不得半點忽視。

六是興學說。全國的統一，應該有利於儒學教育的發展。統一後被忽必烈點名召入朝中的江南名士葉李，特別向忽必烈提出了發展儒學教育的建議：「臣欽睹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

① 趙天麟：《顧形勢》，《太平金鏡策》卷八。

② 葉知本：《陳減鹽價書》，《全元文》第39冊，第8—10頁。

③ 王構：《錦江書院記》，《全元文》第13冊，第141—142頁。

④ 舒岳祥：《寧海縣學記》，《閩風集》卷一一。

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①這樣的建議被忽必烈採納後，贏來了南方儒者尤其是隱居的前南宋進士的積極評價。如何夢桂所言：「大元以神武一天下，事定不遑他務，汲汲惟學校是崇，使斯文不至泯滅，皆天之所留以遺斯世者也。」^②俞德鄰也指出：「今聖天子以神武混一區夏，車書萬驛，雨露一天，泚莪泮芹，生意績績，鄉有鄉師，邑有教諭，郡有教授，置提學以綱維之，命廉訪以勉勵之，而又蠲其力役，均其廩補，立為歲貢之法。士生斯時，亦云幸矣。」^③元朝中期的江南理學學者劉詵更明確表示：「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詔書每下郡國，必以勉勵學校、敦厚風俗為先。累世相承，教化大敷。又以明經修行取天下之士，人心翕然日趨於道。」^④所謂「以明經修行取天下之士」，就是重開科舉，這已經是元仁宗時的事情了。

七是理學說。南宋後期理學北漸，使北方出現了一批理學學者。藉助大一統，可以實現南北理學的融合。北方儒者張之翰在統一後不久就指出南北理學的融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江南儒士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江南理學學者熊禾則在詩作中指明了在大一統的條件下，以朱學為代表的理學北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文公（朱熹）之道會當北，古今此理常往還。昭代表章

① 《元史》卷一七三《葉李傳》。

② 何夢桂：《壽昌縣學記》，《潛齋集》卷九。

③ 俞德鄰：《鎮江路儒學成德堂記》，《佩韋齋集》卷九。

④ 劉詵：《曾子祠記》，《全元文》第22冊，第102—103頁。

自此始，九州四海猶同文。大道久分要統一，皇極一建趨蕩平。」^① 另一位江南理學學者陳普則明確表示，南北理學融合後，儒者既要尊崇朱熹，也要尊崇北方理學宗師許衡：「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朱熹）生焉，道統在焉，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許衡）覃懷人也，相後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書，忻喜踴躍，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起同類曾閔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藹然於立身處家、進退行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於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檐發於武夷之下，逾江淮、黃河，越行、華，出居庸、雁門、玉門，以極於日月之所照。」^② 恰是有了南北理學的融合，才使得理學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並使得朱熹的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基本用書，所以大一統確實對理學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八是文風說。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帶來了文風的轉變。元朝後期的名臣歐陽玄指出：「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③ 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萎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④ 儒士朱右也認為：「有元啟運，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垂世範者，固已產於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物咸睹，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④ 另一位儒士陳基則強調：「國家

① 熊禾：《觀洛行》，《勿軒集》卷八。

② 陳普：《大學要略序》，《石堂先生遺集》卷一三。

③ 歐陽玄：《潛溪後集序》，《圭齋文集》卷七；《雍虞公文集序》，《全文元》第34冊，第456—457頁。

④ 朱右：《元朝文穎序》，《白雲稿》卷五。